

潮头拾贝 |

为酒水工匠造像(组诗)

■ (四川)凸凹

一滴最好的水

——致茅台酿酒大师季克良

我曾以一名茅粉的身份
在四川、贵州交界的那个小镇
听酱香的赤水讲述过你的传奇
从一滴流动的凝固里
见过雪山之巅
你那双冰一样布满火焰的手
——那几乎是茅台一词的形状
而住在你命里古窖中的河流
正在沉睡与岁月中,以你的执念
做造山运动般的发酵与提纯
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滴水

味道的训练

——致五粮液勾兑师范国琼

二十四岁,开始品酒
让味觉,长出眼睛、耳朵和鼻子
让酒味,严重教育自己。入行三十八年
她一直在用品酒的艺术勾兑酒
一直在用自伤和自强的美学逻辑
与水成为一点不水的酒朋友
为当好父亲范玉平的衣钵传人,两万斤白酒
充当时间的教官。为保全酒的道义
她全身而退,素面朝天地,远离了
麻辣味、胭脂味,包括铜臭味在内的首饰味
她丈夫说,一个女人的化妆日课
她只在结婚时才有过一次

有一种烈马叫白酒

——致国家一级品酒师罗燕

女的要么不端杯,端杯不让须眉
这话似乎专为罗燕发明
虽然我并不知道她酒量大小
虽然她的邛崃,在全国区县中酒量第一
如果说,有一种烈马叫白酒
罗燕的作品就叫《产马记》《驯马记》《相马记》
你说说,邛崃的马还真不少
除了液体的白马,还有驮驮的马,私奔的马
南丝路马。所有马都认识她
她也能喊出所有马的名字
她的面影与味觉,只要用马的水镜一照
就立马出来。世界就安静了

一个人的水利志

——致水利专家李铭

金堂有毗河、中河、北河。三条河的上边
又有无数河。所有河在金堂的集合
称为沱江。这个意思是,金堂的水很多
都不服管。鳖灵管过,李冰管过
文翁管过,各朝各代的能吏干员管过——
都管过,都不能管得一劳永逸
时下,是一位叫李铭的人在干着这管水的活
李铭也是官,是比七品芝麻更小的官
较之古人,他不仅可以让水去灌溉胃
灌溉田,灌溉舟,灌溉百工作坊
他还可以,水变电,燃烧,让看不见的水
去往水不能想象,更无力到达的远方

成都地铁工人的风景(组诗)

■ (四川)冉杰

1
以钢的坚硬,切割了道路
用钻的锋利,深入泥土
掘地三尺,把这片土地撕裂一个
不透光不通风的伤口

一年四季,不知花开花谢
一天24小时,不见日出日落
头盔上的一束光芒,穿越了身上的尘埃
穿不透深不可测的泥土

很深的地下,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流水如列车,碾碎了一段污浊的岁月
远方很远,用脚步量过的地方
是一条深深的隧道,很像天上的彩虹

2

每一个站台,都是一次转折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东西南北中
随意流转,小小的站台
疏通了成都平原的每条经络
地铁工人很像一个小蜘蛛
把众多经络织成一张网

地铁出入口,到达终点的驿站
一进一出的色彩,缀饰了春夏秋冬
每天的新陈代谢,让蓉城越来越年轻
穿梭在人流中的地铁工人,仿佛从左到右
从右到左,历经了一次人生的轮回

3

用太阳神鸟展翅飞翔的姿势
以光的速度,从龙泉山到龙门山
穿越金沙遗址和宽窄巷子之旅
成都在地铁的轨道上延伸,历史的距离
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缩短,呼啸而过的
三岔湖和兴隆湖,荡漾起
金马河的粼粼波光,地铁工人
滚落的汗珠,润滑了铁轨上的风景

这道风景线,在地下缓缓流淌
一张小小的车票,翻过去是地面
翻过来是地下,从地上到地下
从地下到地面,只需验票员轻轻一剪
一个很小很小的票口,如开挖的路面
里面的风景,只有进去了才知道

父亲的扁担(外一首)

■ (江西)钟秋生

父亲的扁担
来自村后的竹林

一路跟随父亲
挑着日月和生活
左肩换右肩
右肩换左肩

父亲的扁担
有时发出唧唧呀呀的声响
那是担子太重
父亲内心在呻吟

父亲的扁担弯后会直
父亲的身躯弯后越弯
父亲的扁担
在父亲逐渐展开的笑颜里神采飞扬
父亲两鬓的白发
在日月轮回中闪亮登场

父亲的扁担
在父亲休息的时候不一定休息
因为太累
父亲扶着扁担站一会儿就算停歇
更何况他经常枕着扁担畅游梦乡

农历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父亲永远留在梦乡

父亲的扁担
肃立在老屋墙角
在慢慢远去的哀乐声中
坚定地站成了竹的模样

香樟树下的兄弟

城里的香樟树
在今年夏天
终于长出了新绿
叶子欢欣鼓舞
直至次日凌晨泪眼朦胧

进城务工的兄弟
躺在树底下,头枕双手
新声如雷

他不知道
香樟树来自他的故乡
去年夏天还被挂上
装满药水的吊瓶

进城务工的兄弟
渴望进城立足
却从未想过在城里扎根

春播(外一首)

■ (江苏)刘智永

春燕的谣
唤醒了冬眠的蚯蚓
暖暖的风儿牵着牛的鼻子
犁耕默默不语
仔细揣摩翻开的一页春泥

银犁在大地的扉页上书写春播
牛蹄画上一个又一个句号

快乐的牛尾巴
在老汉的吆喝声中舞蹈
一幅幅流动的耕田图
被蜂拥而至的农家乐游人卷走

中秋

家乡的炊烟
爬上高高的云端
寄托母亲缕缕丝情
召唤回归的女儿

天堂的奶奶
把月饼挂在夜空
照亮茶马古道

又是中秋月圆时
天空散发着乡愁味道
思乡的小鸟
飞向了老屋的怀抱

善建者

——记华西集团天府国际机场T2航站楼建设者

■ (四川)李漩

天色微亮
木匠们早早来到
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
他们用钉子
把模板牢牢钉在方木上
那较真的模样
好像
他自己就是钉子

钢筋工们
把钢筋截断,弯钩
用扎丝一一绑牢
他们一丝不苟
把太阳神鸟的骨骼
构造得雄伟

让太阳神鸟有血有肉的
是混凝土工
他们把嗡嗡作响的震动棒插进混凝土
就像把犁深深插入土壤
青春和汗水,在翻耕中凝结成图腾

电工师傅们
争分夺秒地埋管,穿线,安装开关
他们为腾飞的神鸟
打通血脉

贴瓷砖,刷涂料,粘墙纸
装修工人们给神鸟内外穿上漂亮的外衣

天府机场的每一座建筑
都会记住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工人
身份却是农民
他们的根在黑色的土地
他们的头颅屹立在城市之巅

教师征文作品选 |



■ (福建)虬田

我们家的小鱼塘边上的菜地有一株木槿花。那是在大哥小的时候母亲亲手种下的,奇怪的是,为什么左邻右舍都不种这木槿花,唯独母亲去种它。

木槿花树种下后,母亲很少去侍弄它,只是摘菜路过的时候偶尔弯下腰,把它树干周围长得太高的杂草拔一拔。给菜园施肥的时候,母亲朝树底下顺便扔下几把猪粪,算是给它最丰富的营养了。

这株木槿花枝干粗壮,皮青中带灰。冬天的时候,木槿花树上掉得一片叶子也不留,上下光秃秃的,轻装挺立在那里接受风霜雪雨的洗礼。但一到第二年春天,它就呼啦啦地开出又长又大的叶子,把不大的树冠挤得满满当当的。它那叶子葱郁青翠,在阳光下泛着光,特别是一阵阵微风吹过,叶子之间互相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可它也不急着开花,等到南方梅雨季节,百花皆休的时候,它却傲然怒放出紫中带红的鲜艳花朵来。

要知道,南方的梅雨季节不是那么讨人喜欢的,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家里的墙上和地板上到处挂满了水珠子,空气湿得用手一拍都能砸出水来。

这时候的天气阴晴不定,一会儿艳阳高照,晒得人们无精打采。一会儿电闪雷鸣,雨下得稀里哗啦。气温也上蹿下跳,人们一会儿穿着夏衣,一会儿裹着厚实的秋衣。所以厚的衣服也不敢收纳入柜,只能晒了又临时收在一边,被湿气打湿了又再晒。蔬菜瓜果更是青黄不接,叶片类的蔬菜被不依不饶的雨水直接打烂在地里,家里餐桌上的蔬菜基本上只有瓜瓜,掺杂着一些苦笋、咸菜、萝卜干等腌菜过日子。无菜的日子里,天天考验着家庭主妇的应变能力。

虽然这个梅雨季节是南方家庭主妇最累、最烦的时候,但我也没有发现母亲唉声叹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给孩子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同学们欢呼着,追随着飘飞的雪花,疯跑在操场上。他们堆雪人,打雪仗,玩得不亦乐乎。一双双小手冻得通红,肆意的雪球载着孩子们的欢笑声飞掷出了一道道美丽的弧线,像仙女散花那样带着孩子们情感的问候洒落一地。雪,在孩子们的欢闹声中越下越大。

在校园的一角有几个女生一直就那么安静地站着,专注的表情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她们的眼里溢满了怜爱。眼前的雪花就像一只只美丽的白蝴蝶欢快地舞蹈着。雪一会儿落在了她们的头顶上,一会儿藏进了她们的衣襟里,一会儿站到了她们的肩膀上。她们痴迷于这样的雪景,乐意享受着这份灵动的美妙,用一种虔诚的方式把自己满心的喜悦深藏在了心底,生怕自己一声由衷的欢呼和自己一个意外惊喜的动作会破坏了眼前的宁静,惊吓到了雪花的心魂。她们默默地睁大眼睛看着,不去抖落满身的雪花,也不曾挪动冰冷的双脚,就那样伫立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把自己也站成了雪地里的一道风景。偶尔她们会仰起头让轻盈的雪花亲吻着自己的脸

潮头品茗 |

时常在有鸟鸣的清晨眺望远处的风景。有时穷尽目光,却看不见密密树林中小鸟的藏身处,但温柔的鸟声,就这么绵软婉转地钻入听觉,绕上发丝。音符,一颗颗流淌于怀,又撒落阳光照彻的窗台。碧荫深处,凉意弥漫,绿意阑珊。打开一扇心窗,聆听另一个安逸世界的轻语浅言。这一刻,放空心灵,不考虑人世间的虚虚实实是非非短短长长。

蝉鸣只是喜欢把短暂的喜悦撒满翠绿的枝叶,所以我们不必去挑剔它的鸣声如何悠长单调,甚至聒噪喧闹。仔细聆听,自然界其实有很多种声音。风声、雨声、人声、汽车声、空调声、飞机声、建筑声、鸟鸣、蝉鸣、虫鸣等等。这些响声,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当你能清晰地感应到它,甚至抚摸到它的筋脉,以穿透的力量从声音追溯历史,追溯久远年代,而那些反馈回来的无声画面,一幕幕那么真切地回放眼前,那就是一种真切的生命存在。

夏,是热闹的。不止一些动听或喧闹的各种声响,还有混杂的各种芳香。淡淡的甜,幽幽的香,如浅浅的幽幽的故事妖娆流淌。紫薇的轻盈曼妙,月季的玉立窈窕,蔷薇的娇艳欲滴,荷的皎洁清朗,天人菊的清丽鲜艳,虞美人的婀娜多姿,还有劳作的割草机嗡嗡声里飘来的阵阵草香。走近芙蓉树,粉色的芙蓉花散发的甜香会盖过其他的花香,迷醉嗅觉。树在忙着开花、谢花又结果。蜜蜂与蝴蝶沾满花粉,嗡嗡嘤嘤,从一朵花飞向另一朵花。蝉儿

气、怨天骂地过。我只是发现母亲在这个季节里更忙些。因为,她每天一大早就忙着去采摘盛开的木槿花。

母亲去采木槿花的时候多数都是下雨天,所以母亲经常带着一身的雨水、泥水和一篮子鲜艳的木槿花回家。紫中带红的木槿花一朵朵像喇叭,花瓣上面沾满了雨水,给人以娇艳欲滴的美感。

这些木槿花母亲不是拿来观赏的,也不是拿来养生美容的。母亲是要把它拿来做菜吃的。有了它,青黄不接的日子里,我们家的餐桌变得多姿多彩,也让我们的口齿生香。

每当在田里干了一通早活的父亲看到母亲为了去摘木槿花,搞得一身泥、一身水的,总是劝母亲不要去,家里饭随便吃一下就算了。母亲每次都笑着回答父亲:“没事,不就是换身衣服吗,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需要营养,况且不去把木槿花摘了,明天就谢了,烂在地里多可惜啊!”。在孩子的问题上,父亲是拗不过母亲的。

我此生不忘的是母亲用木槿花最常做的两道菜。一道是木槿花饭汁汤。一道叫木槿花豆仔蛋。

做木槿花饭汁汤时,母亲小心地摘去木槿花花座下的绿叶,洗干净,晾在菜板上,麻利地敲开两粒蒜头,等到铁锅里的火热了,滴两滴油下去,再扔下蒜头,只听到“嗞”的一声,蒜头被油炸开裂得酥黄。母亲这才淡定地倒下乳白般鲜白的饭汁,然后盖上锅盖。然后在菜板上叮叮当当切下几段葱花,把切好的葱花扔进一个大钵头里。

锅里饭汁味道越冒越香的时候,母亲才把锅盖掀开。这时的汁汤在锅里上下翻滚着,母亲转过身,不慌不忙地端起菜板和木槿花,菜板倾斜地挨在锅边上,一手把木槿花扫入锅内。不一会儿,木槿花瓣就随着饭汁一起在

雪花也有梦

■ (湖北)喻辉

蛋,丝丝冰凉化作了一丝温存的抚慰,她们的脸上也挂满了甜甜的笑,仿佛自己也变成了一片洁白的雪花似的。她们中有的伸出了小手,任由雪花无声地飘落,一片一片融化在掌心——我好奇地走到了这几个孩子的身边,一脸惊讶地望着她们,还没等我开口,她们却小声地问我:“老师,雪花有梦吗?”我猛地一怔,原来孩子们有这么细腻的心思,在她们纯洁的世界里藏着多么美好的想象啊!怪不得这几个女孩子的行为有些怪异,她们是怕自己莽撞的行为惊扰到了雪花的梦。“梦,当然有!”我恍然大悟,不假思索地答道。望着孩子们纯真的脸蛋我又笑着说:“不过,雪花的梦只有大地母亲才能读懂。”同学们听完以后这才懂非懂地散开了。

每年冬雪来临之时,妻总喜欢与我携手漫步在皑皑白雪之中。听着脚下“咯吱咯吱”

夏语心韵

■ (山东)杨杰清

们忙着从土里拱出来,爬上树干,玩化蛹成蝶让孩子们惊喜的魔术,在脱壳的同时表演优雅惊险的舞蹈。长长的蝉鸣穿透大树深处,也划破脚下的土地,像湖中细密的涟漪,一波接一波涌来。大自然在春来秋往的季节轮回奉献着不同的风景,带给人们无比美好、愉悦、舒心的感受,激发出人们对更美好幸福未来的期盼与向往。

酷热的夏季,风过之处,树木花朵都漾满笑意。坐过公交车无数次,在车上看见背着双肩包的年轻大学生们快速地为老人让出了座位,都是愉快而温暖的场景。我在的这个成长中的城市,让人感觉愈来愈温馨与亲切、愈来愈具现代化气息。公交车内的空调风刷新了舒适的温度,而驾驶座外围设立的封闭式防护门,则显现出人文关怀的温暖。

夕阳的余晖在任何时候都美得醉人。绯红的天空成为一个巨大的调色板。艳丽缤纷的色彩,笼罩着梦幻般的韵致。落日里的湖水是浸满斑斓色彩的绸缎,闪着粼粼灼目的光亮,光滑而细腻,温润而奇幻。大地、人们、树丛、建筑,一切事物,都融进了夕阳浸染下玄妙的风景。夕阳融进海中,思绪翻涌起雪白的

锅里翻滚,汤里白中有紫红,紫红中又有白,就像一幅滚动的油画。

掌勺的母亲不断地用勺子搅动锅里的汤汁。这时,忙活的母亲脸上泛起了红晕,就像木槿花般娇艳。忙着的母亲又像一个画匠,全神贯注地在创作。在一旁等着吃的我,一眼看下母亲的脸,一眼看下锅里的汤汁,看得如痴如醉。

当熟透的饭汁汤舀入大钵头的时候,葱花也漂浮起来,绿绿的葱花就像木槿花的绿叶,映衬着乳白的汤汁和娇艳的木槿花。虽然是素,但却色香味俱全。

在高温驱动下,木槿花内的胶质呼啦啦地释放出来,溶进米香的饭汁里,成了一道又粘又稠爽滑可口的农家菜。

当我们迫不及待地举起汤匙去捞饭汁汤里又香又甜又艳的木槿花时,母亲总要说一句:“慢点,慢点,不要被烫着”。

等到家里有鸡蛋的时候,母亲就会做木槿花豆仔蛋给我们吃。母亲的做法比较简单,只是把木槿花洗净,切碎,撒下盐巴,和蛋打在一起,放在蒸饭的木桶和米饭一起蒸熟就可以吃了。当我们火急火燎地掀开锅盖时,鸡蛋香味和木槿花香味扑面而来,鸡蛋的黄,木槿花的紫、红融合在一起,美得让我们都不忍心把筷子戳下去。

一个本是要舀泼弃去的糟糠汁,一个是要落地化泥的木槿花,这两个毫无关联,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甚至是要被丢弃的废物,但在母亲的巧妙的搭配下,竟成了养人的美食。不仅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还滋养了我们正在长身体的兄弟姐妹。

我不明白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村里的人都知道木槿花是我们家的盘中菜,而他们为什么不学母亲一样,种几株木槿花来调剂一下餐桌。而在大家生活水平高,物质条件好的如今,路边、田边种满了木槿花树,季节一到,到处开满了美丽的木槿花,所有的农家饭庄都主打木槿花饭汁汤和木槿花豆仔蛋这两道农家菜。饭店里用一样的材料,一样的煮法,但我再也吃不出妈妈煮的那个味道。

母亲去世后,我们从母亲亲手种下的那株木槿花树切下一根枝条,在她的墓旁扦插种下了一株木槿花。十九岁的它已枝繁叶茂,也能在春风吹拂下发出“沙沙”的声响。每年清明节从异乡回去为母亲扫墓的时候,我和爱人、哥哥、嫂嫂、姐姐等亲人都会走到这株木槿花树前,伸出我们的手掌,轻轻地抚摸一下它青翠繁茂的枝叶。

母亲说过,带着露珠的木槿花是最美的。我还深深记得母亲微笑着的脸庞,如同木槿花般清纯美丽。

的响声,妻总会对我说:“雪花无声地融入正是她们圆梦的时候!”我有些疑惑,妻就指着飘落的雪花说:“你看,一片雪花就是一个生命,她们晶莹剔透,一尘不染地来到这个世界,融入到大地的怀抱,滋养着万物生灵,悄无声息地圆满了自己的人生。”妻的一番耳语,让我茅塞顿开,对雪花我也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在妻眼中,雪花是有灵性的生命,她们不会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而长久地停留在无限的天际之中,她们短暂的一生是为了孕育新生命而存活的。我在惊叹之余,更对妻心存感激,也只有像她这样心静的人才能聆听到雪花的心声。

眼前的雪花依然潇潇洒洒,无拘无束地漫天飞舞着。电话那头妻儿的欢叫声让我驻足聆听,原来她们开始了一场雪天大战。曾经有一个约定,在入冬第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打一场雪仗。儿子记得,我却遗忘。在这个冬天也许儿子的梦想就是打一场雪仗,妻能帮儿子圆满他的梦,而我却为了自己的梦放弃了儿子的梦。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